

名家经典散文丛书

# 天才与疯子的私语



(英) 查尔斯·兰姆 著 梁欣琢 译

*Charles Lamb*

非外借

名家经典散文丛书

# 天才与疯子的私语

(英) 查尔斯·兰姆 著

梁欣琢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才与疯子的私语 / (英) 查尔斯·兰姆  
(Charles Lamb) 著; 梁欣琢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 2018.4

(名家经典散文丛书)

ISBN 978-7-5594-0670-5

I. ①天… II. ①查… ②梁… III. ①散文集—英国  
—近代 IV. ①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4039 号

书 名 天才与疯子的私语

---

著 者 (英) 查尔斯·兰姆

译 者 梁欣琢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670-5

定 价 39.80 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CONTENTS

|                     |     |
|---------------------|-----|
| 南海公司·····           | 1   |
| 牛津度假·····           | 12  |
| 三十五年前的基督公学·····     | 21  |
| 新年前夜·····           | 39  |
| 巴特尔太太谈打惠斯特牌·····    | 49  |
| 耳朵论·····            | 58  |
| 愚人节·····            | 66  |
| 今昔教师·····           | 73  |
| 情人节·····            | 84  |
| 重访赫特福德郡的麦克利村头·····  | 90  |
| 现代的尊重女性·····        | 97  |
| 内殿学院的老主管委员们·····    | 102 |
| 饭前祷告·····           | 118 |
| 初次看戏·····           | 128 |
| 梦的孩子：一段奇想·····      | 135 |
| 扫烟囱小孩礼赞·····        | 141 |
| 对伦敦城里清理乞丐一事的控诉····· | 151 |
| 论烤猪·····            | 162 |
| 单身汉的抱怨·····         | 171 |
| 论穆登的表演·····         | 179 |
| 前言·····             | 183 |
| 穷亲戚·····            | 187 |



|                 |     |
|-----------------|-----|
| 漫谈读书·····       | 196 |
| 忆昔日马盖特海上泛舟····· | 207 |
| 病体康复·····       | 218 |
| 天才并非疯子·····     | 224 |
| 退休者·····        | 230 |
| 芭芭拉·斯威特·····    | 241 |
| 落水生还记·····      | 248 |
| 三十五年前的报业·····   | 256 |
| 婚礼·····         | 266 |
| 于挚友临终书·····     | 274 |
| 古瓷器·····        | 277 |
| 酒鬼自白·····       | 285 |
| 人间谬误（六则）·····   | 296 |

## 南海公司<sup>①</sup>

读者们，当你在银行领取了半年的红利（假设你是一个像我这样依靠领取年金过活的人），要去花盆客栈时，订上去达尔斯顿、夏克威尔或其他往你北郊住所去的马车车位，难道你从来没有注意到一座砖石砌成的气派大楼，屹立在针线街紧靠主教门大街的左手边？我敢说你一定常常赞叹它宏伟壮丽的大门大大敞开着，露出里面肃穆的庭院，它的走廊和梁柱，极少有人进去或出来——像巴克鲁萨那样的废弃之地<sup>②</sup>。这曾是一家商贸公司，是繁忙的商业活动中心。

为利所驱，成群的商人曾在此地，现在这里仍然有一些商业活动，但是那种精魂却早已消散。这里仍然有富丽堂皇的走廊，宽阔的楼梯，宽敞的办公室，像被废弃的皇宫里的皇家套房一样；里面几乎没几个人，偶有一些小职员；那安静的、更加神圣的庭院内部和会议室，难得还能看到小吏和看门人，董事们曾庄严肃穆、精神抖擞地坐在这里（宣布死股息）；而如今，他们用过的桃心木长条桌已被虫蛀，镀金的皮革台布已经

---

<sup>①</sup> 南海公司（The South-sea House），1711年成立于伦敦，经营英国对南美洲的贸易。

<sup>②</sup> 作者脚注：我走过巴克鲁萨的墙壁，它们已是废墟。——《奥辛集》（*Os-sain*）



失去了光泽，桌上巨大的银墨水台也早已干涸。橡木护墙板上挂着已故统治者和副统的肖像，安妮女王<sup>①</sup>，伯恩斯维克王朝的头两位君王<sup>②</sup>；还挂着巨大的航海图，后来的地理发现已使它们作古。墨西哥地图已蒙上灰尘，像梦幻一样模糊不清，巴拿马湾的海湾深度表也是如此！长长的走廊里挂着桶，闲置在墙上，它们本来是为了对付火灾用的，除了最后的那次。这栋楼底下还有一排排巨大的地窖，数以万计的金银财宝曾堆放在那里，“一大堆不见天日”的钱币，足够让玛门<sup>③</sup>安慰他孤独的心了。然而，在那著名的泡沫事件<sup>④</sup>东窗事发后，那些钱就都荡然无存、从世间蒸发了。

这就是南海公司。至少，是四十年前我所熟知的南海公司，一座壮观的遗址！从那以后，发生了多少变化，我就无从证实了。我想，时间并未使其旧貌换新颜。风也无法使死水再起波澜，反倒是更厚的积尘滞于其上。那些蛀虫，曾经啃噬过时的旧分类账和日记账来养肥自己，现在也停止了它们的掠夺，但是其他更轻盈的一代前赴后继，在公司单本的和复式的记账上制造出精致的回纹。在旧账本上的灰尘越积越厚（灰尘的异期复孕<sup>⑤</sup>！），极少被触碰，除非有一两根好奇的手指不时触动它们，好奇地探寻安妮女王执政时期簿记的样式；或者，怀着不

---

① 安妮女王（Queen Anne），英国女王，1702—1714 在位。

② 指英王乔治一世和二世。

③ 玛门（Mammon），传说中的财神。

④ 指南海公司炒股的骗局，1720 年骗局败露，成千上万投资者破产，引起英国经济危机和政府危机。

⑤ “异期复孕（superfoetation）”指的是当孕妇体内已经怀有胎儿时，她又开始另一周期的排卵，第二次排出的卵子又恰好受精成了胚胎。这里形容落满灰尘的账本又落上新灰尘，层层积压下来。



那么神圣的好奇心，希望揭开那次大骗局的一些谜团。那次骗局的程度，我们那时挪用公款的卑鄙小人回顾起来都表示佩服得五体投地，表示难以置信、望尘莫及，就像现代阴谋参与者想起沃克斯那惊天的阴谋<sup>①</sup>时脸上自感卑贱不如的表情一样。

愿南海骗局的死者们灵魂安息吧！曾经不可一世的公司，如今沉默和贫穷盘踞你的墙壁，留作纪念！

你坐落在激动人心的、活着的商业中心，在投机的躁动和狂热之间，银行，交易所和关于你的印度公司，正值最繁荣的时期。它们那副不可一世的面孔，可以说侮辱着你——它们可怜的生意倒闭的邻居，但是对于我这样闲散又爱沉思冥想的人，老公司！在你的寂静之中有一种吸引力——一种停顿，一种远离商业的冷静，一种近乎隐居的懒散，这是多么让人喜欢啊！我怀着何等的敬意，黄昏时分在你宽敞的空房间和庭院里悠然踱步！它们讲述着过去，一些去世了的会计的幽灵还隐约可见，他们将一支笔夹在耳朵上，从我身边轻快掠过，像在生前的生活中一样不苟言笑。现在还在使用的账目和活着的会计让我迷糊，因为我对算账不得章法。但是你的那些废用的大账本，今天的职员力气已经不如前人，哪怕是三个人也几乎不能让它们在存放的架子上挪动一下。那些账本上雕着古老的、极精美的花体字，红色的装饰性间行，三列三列地写着总金额，标准地记录着多余的零记号。账本开头神圣的句子——没有它，我们

---

<sup>①</sup> 沃克斯 (Vaux)，即盖·福克斯 (Guy Fawkes)，英国“火药阴谋案” (Gunpowder Plot) 的主犯之一。1605年，一群亡命的英格兰乡下天主教极端分子试图炸掉英国国会大厦，并杀掉正在其中进行国会开幕典礼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和他的家人及大部分的新教贵族，计划并未成功。爆破专家盖伊·福克斯担任执行。



虔诚的祖先就绝不敢打开一本商业账本或提货单。一些账本使用昂贵的牛皮纸封面，几乎让我们相信：我们正要翻开的是一本更好的藏书，读起来非常令人愉快，又富有教育意义。我看看这些已废故的旧迹，颇感满意。你的象牙把柄的折叠小刀，沉甸甸的，形状奇特，简直像赫库勒斯使用的东西一样好。我们祖先用的所有东西都比我们现在用的都要大，今天我们用的吸墨粉盒子也变小了。

我记得的南海公司的职员——我说的是四十年前，与我此后打交道的那些身居官署的职员相比，有种非常不同的气质。他们身上沾染了这个地方的独特气质！

他们大多都是单身汉（因为公司没有提供丰足的薪水）。他们通常（因为他们没有很多事）都有着好奇的、爱思考的性情。出于这个理由，他们都显得守旧不新潮。他们是幽默的人，彼此性格各不相同；早年间并不认识彼此，未曾相处（若真如此，同一团体里的成员间个性会日益趋同），而是在成年或中年之后才一起在这家公司工作，他们必然带进了自己的习惯和怪癖，就我来看，这倒是不太适于一个公司团体的办公合作。因此他们组成了一个类似诺亚方舟的团体。奇怪的人，世俗的僧侣，大公司的雇员，豪门供养的家仆，但是留着他们，为了炫耀而非让他们做事。但是他们又是一群友善的人，经常聊天，其中不少一部分人对德国长笛颇为精通。

那时出纳员是埃文斯，是个威尔士人。他像他的老乡们一样，脸上有种暴躁易怒的神态，但内心是个可敬又明智的人。他将每一根头发都打粉，弄成卷发——就是那种我记得年幼时在漫画里看过的、被称作纨绔子弟的发型。他就是花花公子那



类人的最后一个吧。整个上午，他都像只被阉割的雄猫一样忧郁，我记得我看见过他用颤抖的手（像他们说的那样）清点现款，好像害怕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是盗用公款者；在他的疑神疑鬼中，他几乎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了，至少为他也可能成为其中一员这一点颇为困扰。下午两点在安德顿咖啡店里吃烤牛颈肉时，他的阴沉脸色放晴了一些（安德顿咖啡店里仍然挂着他的画像，在他死前不久拍的，店老板之所以想这么做，是因为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他经常来此店），但是直到晚上的喝茶和拜访时间，他才达到一天中最有活力的鼎盛期。

时钟敲响六点，他那为众人所熟悉的敲门声同时响起——这已是各个家庭津津乐道的欢乐话题，这位亲爱的老单身汉一出现，大家都很高兴。接下来就是他的专长，他的荣耀时期了！看他如何边吃着松饼边展开高谈阔论！看他如何对秘史滔滔不绝！他的同乡人，特别是本南特，在讲到旧时的伦敦和现在的伦敦时——那些旧剧院，教堂，破败的街道，罗斯蒙德池塘所在的位置，桑树园，奇普的喷水池……都比不上他能那么滔滔不绝。还有从父辈传下来的许许多多趣闻轶事，贺加斯<sup>①</sup>在他的名画《中午》一作中画出的、使之永恒的奇怪人物——那些英勇教徒们<sup>②</sup>的可敬的后代，逃离路易十四的盛怒和他的骑兵，一路逃到这个国家，在七日日晷附近，在伦敦猪巷偏僻的避难所立身，心中仍然保持着纯正宗教信仰的火焰！

埃文斯的副手是托马斯·泰姆。他有着贵族的气质，走路

---

① 贺加斯（Hogarth，1697—1764），英国画家，雕刻家。

② 指1685年时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the Hugue nots）在国内受到迫害，逃到英国，在伦敦猪巷建立了一个法国教堂。



时微微屈身。如果你在通往威斯敏斯特大厅的通道上碰到他，你真的会误以为他是一位贵族。屈身，我指的是将身体温和有礼地前弯，在大人物之中，这被认为是一种习惯：放下身段来听取低于他们的人的请诉。在谈话中，这么做反而让你觉得紧张至极；会面结束后，当你恢复从容不迫时，又笑着觉得刚刚那使你充满敬畏的自命不凡，相比之下毫无意义。他的才智非常肤浅，听不懂一句谚语或格言。他的思想像一张未写字的白纸一样空洞无物。一个吃奶的婴儿都能将他难住。那他干嘛还装成那样？他很富有吗？啊，不！托马斯·泰姆非常穷。他和他的妻子看上去都像上流人士，但我觉得他的生活实际上都不那么好过。他妻子是一个整洁的、瘦瘦的人，证明她并没有过分娇生惯养；但是她的血脉里流淌着贵族血液。通过一些关系的迷宫（对此我从来没有完全搞明白过，如今也无法用一些宗谱的确信证据来解释），她追踪她的血统，发现她的出身是名门贵族、但命途不幸的德文瓦特家族。这是托马斯有欠身习惯的秘密所在。你们这对儿温和快乐的夫妻，身份默默无闻，才智普普通通，正是这种思想——这种柔情——你生命中最孤独的闪亮星星，在你们生活的黑夜里鼓舞着你们！对你们而言，财富、地位和光辉的成就都不算什么，只有它，只有它顶得上所有的这一切。你们不用它去侮辱别人；但是，因为你们穿着它，好似一件防御盔甲，侮辱同样也不能击穿你们。它是美和安慰！

会计约翰·提普却完全是另一种人。他既不装作自己有高贵血统，也对此类事情漠不关心。他“认为会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角色，而 he 自己是世界上所有会计中最棒的会计。”不过，约翰也不是没有业余爱好。小提琴打发了他的空余时间。当然，

他也唱歌，然而不是奥尔菲斯<sup>①</sup>里拉琴的优美音调。他唱的，确切地说是尖叫和最令人不快的刮擦声。他住在针线街漂亮的公职套房（我不知道那房子里现在住着谁了），虽说里面没有什么值钱家当，但也足以让一个人感觉有几分骄傲自得了。他家每隔两周就回荡着音乐会般的音乐——“甜美歌喉”（我们祖先会这么称呼）引吭高歌，从俱乐部和管弦乐队精挑细选过来的人，还有合唱队歌手、第一、第二大提琴手、低音提琴手和单簧管演奏者，都吃着他的冷牛肉，喝着他的潘趣酒，赞美他是知音。他坐在他们中间，好似迈达斯国王<sup>②</sup>。

但是办公桌前的提普就完全是另一种人了。一到那里，工作之外的所有想法都被逐出脑海了。你要说什么浪漫不实际的话，一定会遭到他的指责。也不能谈政治。他认为报纸太文雅太抽象。一个人的全部职责就是勾销支付股息。公司全年账目年终结存的任务（也许与公司去年的总额相比相差 251 镑 1 先令 6 便士）占据了他整个十二月的日日夜夜。不是提普对他深爱的公司里死气沉沉的景象（按城里人的说法）视而不见，也不是他不为公司过去蒸蒸日上、现在沉闷日子又回归而叹息（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最繁荣昌盛的公司里最错综复杂的账目，他皆处理自如），而是：对于一位真正的会计来说，收益的差异都不算什么。零头小数和他面前的成千上百万对他来说心里都一样亲切。他是个真正的演员，无论他的角色是王子还是农民，他都同样尽力演好它。

---

① 奥尔菲斯 (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歌唱家和乐师，其音乐让万物无不动容。

② 迈达斯国王 (Lord Midas)，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 (Phrygia) 国王，因说潘神 (Pan) 比阿波罗演奏更好，被罚长了一对驴耳朵。



对于提普来说，形式就是一切。他的生活是很讲究形式的。他的行为都跟拿尺子量过似的。他的笔像他的心一样正直无误。他是世上最出色的执行者，因此，不断有人麻烦他做遗嘱执行人，这激怒了他的坏脾气，同时又安慰了他的虚荣心。他会诅咒那些小孤儿们（对提普来说是诅咒），但他又将坚定不移地保护他们的权利，像那些把孩子利益托付给他保护的垂死之人舍不得撒开的手。但他也有点羞怯（他的个别几个敌手曾给他起了更难听的外号），然而为了尊重死者，请你们允许我们稍微谈谈这点。老天毫无疑问高兴地赐予了约翰·提普足够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有一种懦弱我们是不会看不起的，因为它不含任何卑劣或奸诈的成分；它暴露了自身，但不会出卖你：它只是一种性情，缺乏浪漫和胆量；它遇到拦路虎，即使是一些被认为危害到荣誉的事，也不会像福廷布拉斯<sup>①</sup>那样，“鸡蛋里面挑骨头”。提普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坐过驿马车车夫的座位，从不敢靠在阳台的围栏上；从不在护墙的墙脊上走；绝不会从悬崖峭壁往下看；从未打过枪；从不参加水上聚会——即使他本应能去，他也从不乐意让你去。当然，他也从来没有为了金钱或恐吓而背弃朋友或原则。

在那些蒙着尘土的死者，于寻常性格之中藏着不寻常之处的人中，下一位我们要谈谈谁呢？我怎么会忘掉你呢，亨利·曼！智慧文雅的文人墨客，南海公司的作家！你早晨一进办公室，到中午离开（你在办公室时都做了什么呢？）总是有一些带刺的嘲讽之词！你的嘲笑和笑话现在都消失于世了，或只在两

---

<sup>①</sup> 福廷布拉斯（Fortinbras），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里两个不太重要的角色名字。一为挪威皇太子，一为皇太子父亲。



本被人忘记的书籍里存留着，不到三天前，我有幸在巴比康<sup>①</sup>的一个书摊上找到这两本书，发现你简洁、清新、警句式的作品还鲜活如初。你的智慧在这种吹毛求疵的时代已经有点过时了，你的主题与现在那些“新生的俗丽东西”一比也显得陈旧，但是你曾在《公簿报》和《纪事报》上发表文章，查塔姆、谢尔本、罗金厄姆、豪、伯戈因、克林顿<sup>②</sup>，以及以将叛乱的殖民地从大不列颠分割开来而告终的战争<sup>③</sup>，还有凯珀尔、威尔克斯、索布里奇、布尔、邓宁、普拉特和利奇曼<sup>④</sup>以及这样的小政治权术之斗都是你的笔下话题。

还有那位活泼的、愚蠢多嘴的普鲁默，他没那么爱开玩笑，更多的是爱吵吵嚷嚷。读者们，他是赫特福郡普鲁默家族的后代，不是直系后代（因为他个人更偏爱左斜带<sup>⑤</sup>）。所以，传统暴露了他，当然一些家族特征也不止一点点地证实了这点。的确，老瓦尔特·普鲁默（据说是他的父亲）曾经是个纨绔子弟，常去意大利游览，遍览天下开过眼界。他是个老单身，曾是一位老辉格党员的叔叔，那位老辉格党员曾多次连续代表郡县参加议会，现在还健在，在威尔<sup>⑥</sup>附近有座不错的老房子。瓦尔特·普鲁默在乔治二世时期<sup>⑦</sup>达到鼎盛，曾和马尔

---

① 伦敦地名。

② 这些都是与美国独立战争有关的英国人。

③ 指美国独立战争。

④ 这些都是与英国威尔基事件有关的当事人。

⑤ 左斜带（sinister bend）在英国贵族家族中是表示庶出的标志。

⑥ 英国赫特福德郡一处地名。

⑦ 为 1727—1760 年。



伯勒老公爵<sup>①</sup>夫人一起，就免费邮递权的问题被传唤到下议院。你也许会在约翰逊<sup>②</sup>写的《凯夫的一生》中读到这件事。凯夫机智地摆脱了干系。可以确信的是，我们的普鲁默没有阻止这个谣言。每当有人礼貌地含沙射影提到这事时，他似乎对此还挺高兴的。但是，除了他的家族自命不凡外，普鲁默是个有魅力的人，唱歌十分好听。

M的歌喉比普鲁默还要甜美，他本人非常温和，像小孩子似的，是个田园般的人物。当你唱起了阿谟斯<sup>③</sup>为放逐的公爵唱过的歌，这首歌声称寒风比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都要更加宽容。你田园牧歌般的旋律，梦幻之乡般的腔调，长笛的吹奏也不上你的神圣。你的父亲是老M，主教门冷漠的教堂管事，他不知道为何把你带到人世。你像春天一样，是狂风呼啸的冬天生出的温和孩子：只是你的结局太不幸了，它本应该像天鹅般优雅，温和又安抚人心。

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往事。许多了不起的人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是他们都是我的私人回忆了。读者，我已经大大愚弄了你一番罢，要不然我怎么会忽略怪人伍莱特呢？他曾为了尝试做审讯，故意买了官司来打。还有奇人赫普沃斯，他奇到无人能及，总是一脸严肃的样子，牛顿估计都是从他那张严肃的

---

① 马尔伯勒公爵 (Duke of Marlborough)，即约翰·丘吉尔 (John Churchill, 1650—1722)，英国军人，政治家。

② 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作家。爱德华·凯夫 (Edward Cave, 1691—1754) 是18世纪伦敦出版商。

③ 阿谟斯 (Amiens)，莎士比亚戏剧《终成眷属》(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中的人物，被放逐的公爵的仆从。

脸上推出万有引力的<sup>①</sup>。他削尖鹅毛笔时的神情是多么深邃，他打湿信封封条时动作是多么的从容不迫！

但是，是结束的时候了——夜幕飞速降临大地，我此番一本正经的趣谈也该结束了。

读者们，要是我说的这些都是信口雌黄呢？那些我向你们提到的名字，都是随便捏造的，都是古里古怪的假名字，像什么亨利·品普奈尔啊，希腊的老约翰·纳普斯啊……

但是，请放心吧，那些虚构的名字背后确有其人。但是他们举足轻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sup>①</sup> 作者此处拿“gravity”一词打趣，既又“重力”之意，也可指“严肃”。



# 牛津度假

小心谨慎的鉴赏家品鉴版画时，早已预备好，先快速瞥一眼画作底部。用那匆促一瞥（那眼神在看的时候，又似不在看的样子），从来没有落下角落里签的刻工之名，这样鉴赏家才能断言这是维瓦瑞斯或屋莱特<sup>①</sup>的珍品——我已经听见你在大喊了，读者朋友们，你们一定瞥了下本文的作者，不禁要问，谁是伊利亚？

因为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为了博君一笑，写了些被人半忘的有趣故事<sup>②</sup>，关于一个在一家早就衰败不堪的老商业公司里供职的、已故老职员的逸闻趣事。毫无疑问，你们肯定认为我就是那里的职员之一——一个剪着参差不齐平头的文书，整天坐在办公桌前，用鹅毛笔沾着墨水，像据说某些病人用鹅毛管吸取养料一样。

好吧，我确实大概是这类人。坦白地说，这倒能让我尽情遐想，驰骋想象——一天伊始，当你们这些文人墨客需要一些放松时（没有什么比那乍看之下，与他所热爱的学业最相去甚远的事情更有益于放松的了），我得好好消磨几个钟头考虑靛蓝

---

① 维瓦瑞斯（Francois Vivares，1709—1780），法国版画家。屋莱特（William Woollet，1735—1785），英国版画家。

② 指《南海公司》一文。